



源於奧運

飛躍的體育節目製作團隊

李漢源

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的電視業在亞洲區內享有一定的知名度，雖然未能稱為領導者，但也在前列。這段時期，香港的劇集和綜藝節目不僅在本地獲得熱烈反響，還發送全至世界，尤其是體育節目，給了觀眾全新的體驗。當時，TVB負責亞洲廣播聯盟(ABU)所有的體育事務，擁有龐大的製作團隊和專業人員，這一切都讓人倍感自豪。

回想1984年美國洛杉磯奧運會，TVB代表ABU負責籌備亞洲區的轉播工作，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製作團隊分為兩組，其中一組在洛杉磯前線，將各體育項目的公用信號傳回位於香港的亞洲奧運製作中心。當時的製作中心設在廣播道的TVB總台，每一位工作人員都帶著對奧運的熱情和期待，無論是技術人員還是製作人，大家都希望能將這一盛事完美呈現。對於一位體育媒體工作者而言，奧運會不僅是一場比賽，更是一個夢想的舞台。當年，一些地區派員到中心處理自己地區的轉播事宜。中央電視台也派出團隊在香港設立工程、廣播室和評論室，大家齊心協力，將整個節目在香港製作後轉播回內地。那一刻，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種共同的使命感，彷彿整個亞洲的目光都聚焦在這裏。

隨着奧運轉播的發展，1988年漢城奧運會再次由TVB統籌ABU，中央電視台在當地的國際廣播中心成立製作中心，利用衛星轉播給亞洲各地播放。儘管TVB在亞洲體育節目製作中曾處於領導地位，但由於公司政策覺得未能帶來合理利潤，逐漸淡出亞洲體育節目製作事務，放棄了被邀請加入奧運製作團隊的機會。這對於許多曾在TVB工作的專業人士來說，無疑是一種遺憾。

相對而言，中央電視台則積極參與體育節目製作，並於2004年起加入奧運製作團隊，負責多項公用信號的製作。這一轉變，不僅是團隊的成長，也是對體育媒體的一次挑戰。體育節目製作的公用信號，猶如一篇動人的文章，通過畫面的組合講述着每一個故事，讓觀眾能夠更清晰地看到事件的發生。這使得體育傳播更加真實，能夠有效地傳遞正確的信息和故事。

最近，中央電視台更上了一個層樓，成為2026年日本名古屋亞運會的主廣播機構，這是其首次全權負責國外大型綜合運動會節目的製作。這不僅是中央台的勝利，也是整個中國體育媒體的一次飛躍。期待香港的製作團隊能在全運會中展現出色的表現，爭取加入這一體育產業的宏大計劃。



方寸不亂

銘記歷史 吾等自強

方芳

家族長輩口述歷史，幾代經歷戰亂，資料散佚，好不容易編寫小冊，讓分散海外的家族成員，得知我們從哪裏來，互相找到了彼此。小冊記錄了先輩經歷日本侵華、香港淪陷，有回鄉避難的，也有被日本刺刀驚嚇而失常的。

適逢抗戰勝利80周年，香港各界都有紀念活動，學校也不例外，家中九歲小孫無意中翻開小冊，從文字得知祖輩經歷戰爭的故事，抗戰勝利是指什麼？正正是他們想知道的。

電影《南京照相館》，喚起了這一頁沉重的記憶。今天這一代長者，大都是二戰後出生，沒有經歷過戰爭的磨難，但父輩的經歷，也有所觸及的。記得孩童時代，到祖父家拜年，都看到受日本刺刀驚嚇而失常的大伯，他年輕高大的個子，獨個兒坐在露台做着慣性動作，帶點驚恐、迴避的眼神；孩童時代的我們，也遠遠地躲避大家口中的「傻大伯」；直至成長，才明白戰爭為國人帶來的痛苦，生靈塗炭，毀了無數生命和家庭，也為傷殘者帶來一生的傷痛。《南京照相館》從老百姓的視角，以小見大，展示這一場慘無人道的南京大屠殺，數十年來，儘管日本右翼篡改教科書，扭曲侵華歷史，掩飾他們漠視生命、反人性的暴行；正正是中國人用生命換來了證據，讓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無法被歲月淡忘。是的，抗戰勝利80年後的今天，令身處和平年代的我們，還能夠為中國人曾經的苦難引起共鳴。

戰後第二代生活安逸，對二戰中國戰場慘況一無所知，也不願意去知，對日本的認知，聚焦於旅遊、飲食，樂此不疲；其實，歷史記憶從未褪色，只是，新一代吃了「安眠藥」，是該醒醒的時候了。網上就有組織對《南京照相館》電影批評，「過分血腥」、「宣揚仇恨」。其實，電影的所謂「血腥」，只是真實戰場的微縮版；大半個世紀過去，正義還未得伸張，為何連「仇恨」也不可以表達？當然「仇恨」不代表暴力。有作家說：「珍視和平，不等於無原則寬恕；反對戰爭，不等於放棄正義。」

也有一種言論是「寬恕過去」，「放眼未來」。影片主角最後死在日本刺刀下，他對日本軍人說「我們不是朋友」。是的，我們有什麼資格代表先烈「寬恕」日本當年的罪行；沒有銘記歷史，又可以怎樣「放眼未來」？

中國人民14年抗戰，苦難深重，勝利得來不易。影片一句話，「銘記歷史，吾等自強」，正正是我們要傳承給下一代的訊息。



七嘴八舌

多功能時代

小臻

自從科網時代來臨後，社會經濟發生很大變化，衝擊傳統的零售批發貿易公司，傳統工業生產學習轉型，傳統生意人需時適應，要華麗轉身不容易。現在因為科技協助下效率加速，普遍不需要人只專職做一件事，可以同時進行其他工作，人不能只懂一個技能，要多功能才可獲得更多回報，社會發展漸趨走向講求多功能化，人想安穩生存需要令自己多功能才能不被淘汰。

人需要多功能，公司要多功能，展覽場地表演場地需要有多功能設施，連戲院餐廳都要步向多功能。因為香港租金貴，港人生活指數高，導致薪酬高企難下調，做生意的只能想其他辦法減輕負擔，租樓上舖，一舖多用，希望令菜價下調留住食客。李居明租的黃埔新光戲院亦要多功能，大堂小展廳可作記者會場地多用途。

宣傳推廣公關界的大姐大紀鳳裳(Carline)也是多功能人才，做PR之餘可以寫食評，跟上時代經營臉書、小紅書。在時尚界、餐飲界打滾數十年，已經具一定江湖地位，其出色的處世之道，講義氣、不計較，經常貼錢撈朋友，贏得更多友情。

早前，她出錢請朋友一齊辦名廚搞的《港人港菜推動聯會美食第三期美食巡禮》，作為後輩有享受邀同往見識。原來有批名廚及食品批發老闆自組「港人港菜推動聯會」為自己行業打氣，同時又希望透過晚宴交流互相

交換行業情報、互相支持自救。

這個聯會還有口號：「共創價值，共利共榮」。他們成立的目的不是食飯玩樂咁簡單，而是期望達到多個目標，既品人間美味，又廣交社會精英，學百業精髓，覓共贏商機。當晚主席周國英說本期主題圍繞香港文旅企業互動，推動香港消費，支持業界餐飲。席上大師級廚師、老字號食肆老闆、食材批發商與新朋友互相交換名片，面對面交流探討，搭起溝通平台，出席的有智專私房菜老闆李翼、翁景熙，海天宴會廳董事總經理羅谷瑜，營廚盧思偉師傅、章彰輝博士，藥食同源學會的洗海飛(廣州)，聚焦於蠶、燕窩、鮑、參、翅、肚等中高端食材和食品進出口貿易的珍珠本源食品科技集團的蘇兆珍，金茶王冠軍葉達生等等。他們的美食巡禮大概是輪流到會員食店聚餐，會員各人自掏腰包支付飯錢，也算支持同業生意。這晚由名廚委員會徐欣榮、林思聰、朱明輝團隊精心設計晚宴菜式，在大廚面前顯身手都別說沒壓力。



《港人港菜推動聯會美食第三期美食巡禮》上，香港餐飲精英及供應商聚首一堂。 作者供圖



百家廊

稻香滿屋

威佳佳

母親頭頂的方巾，經過季節的暴曬，淘洗，翠綠色的花瓣，呈灰白狀，軟塌塌地在母親的方巾上萎縮着。一把鏗亮的鐮刀正順從地待在母親的掌心，風推的稻子前仰後合，「嘩嘩」作響。

東方露出魚肚白，大地濕漉漉的，泛着晶亮的光。站在田埂上的母親，長長地吸了口氣，辛勞的一天又開始了。

稻子們在母親的鐮刀下，低下頭。一捆捆的稻子躺在稻草上，藍色的花格子衣黏貼着母親的後背。陽光火一樣炙烤，母親的臉上，亮晶晶的汗珠像透明的豆子般滾落。

當我們還在夢中，母親悄悄爬起，拿着兩把鐮刀，頂着她的方巾，套着解放鞋，踏着清晨的露水來到稻田。母親身後的稻捆，擺放在大片稻草地上，像軍棋在棋盤上，縱橫交錯，蓄勢待發。

等到太陽探出頭，我便一手持籃、一手提着水壺，身後背着母親拼湊的花書包。從忽而空曠、忽而擁擠的稻子間走過。我挎着的竹籃裏是姐姐為母親準備的早飯。一個掉瓷的白色大瓷缸裏，盛着乾稠的米稀飯，稀飯上有母親醃製的細碎的鹹菜，偶爾有一塊豆腐乾，鹹鹹的，醬油色，味道誘人。

我使出了最高亢的聲音，喊母親。在一叢叢稻子間，我聽到母親的回應，小四。隨着這聲輕喚，一頂泛白的綠巾從金燦燦的稻子裏探出來，母親的手和鐮刀在空氣裏揮舞。

穿過稻茬，我在母親的身旁停下。偌大的稻田裏，母親多像勇士，左手掌使勁地撥開，抓住稻芒，右手的鐮刀高高舉起，無所畏懼地向稻子砍去。稻子齊

刷刷倒在母親手中，母親順勢把稻子放在身後以稻結繞上，兩三個來回，一捆稻子大功告成。我站在那，看着母親捧起大白瓷缸，用力吸着稀飯。太陽灑在母親身上，把黑黝黝的母親照得通紅。

每到農忙時節，母親有兩頓飯都是在稻田裏吃。母親身後的稻茬地上，是一溜整齊劃一，躺着的稻捆。黃澄澄的稻子，在稻捆裏，像聽話的孩子，溫順地守在母親的身後，心甘情願地陪着勞作的母親。一同陪着母親的，還有那高闊的天空。

天空是一汪蔚藍色的海，透明得沒有雜塵。我喜歡這樣的天空，湛藍、空寂、浩渺。長天一色中，彷彿看見霧氣繚繞的仙宮，亭台樓閣，接天蓮葉，映日荷花，還有那妙齡仙女，款步而行。仙鶴近旁，白髮仙翁，鶴髮童顏，品茶，煉丹。天的另一側，雪白的雲，似淘氣的孩童，在天空上你追我趕間，不斷地變換造型。小公雞、胖母豬、長脖子的長頸鹿、還有短腿的大白兔……牠們在天空上嬉鬧，追逐。

稻芒間的蜻蜓，飛飛停停，在母親深遠的眸子裏閃動。蜻蜓盤旋在母親的四周，偶爾，母親歇息的片刻，蜻蜓落在母親的肩頭、手臂，甚至是亮閃閃的刀鋒上。母親看着它們，嘴角漾起一絲淡淡的笑，那笑容裏夾雜了汗腺的味道。

天快黑時，在別處侍弄牛，或者平整稻場的父親會到母親割過的稻茬地，把躺在稻茬地憨憨欲睡的稻捆扶起來。只見父親一手抓一個稻捆，稻穗朝上，稻秸向下，讓它們斜靠着，稻穗依稻穗，相互支撐。經過幾個日光照射，稻

結漸漸乾枯，裹在衣胞裏的稻子真正成熟。這時候，母親會和父親一道，一擔一擔把稻捆擔到稻場上。

那一段時間，母親的肩漸漸泛紅，接着泛白。在泛白的地方，鼓起一個個的小泡泡。這些泡泡原本是想來阻礙母親擔稻捆，對辛苦的生活充滿了韌勁的母親，哪裏會因為幾個泡泡停下。肩長滿了泡泡的母親，一天也沒落下過。後來那些泡泡失了底氣，裂開。於是，母親肩上的皮起皺，蛻落。

被擔到稻場上的稻秸，經過水牛帶着石滾的無數遍碾壓，母親再用叉子叉起已經變成稻草的稻秸，混合着碎稻草葉的金燦燦的稻穀粒堆了厚厚的一層。母親和父親把它們攢成大堆，像小土包一般矗立。等西風起時，赤膊的父親，立在風口，揮舞起手中的板鋤。揚起，落下，雜陳蕩漾開去，沉甸甸、金燦燦的稻粒分離出來。

這最乾淨，最清晰的黃澄澄的稻子，便是父母親最豐饒的收穫。母親乾裂的手掌在稻穀間摩挲，尖細的刺一樣的稻殼，從母親的掌中滑過。儘管有割人的感覺，但母親卻不覺得疼。母親的手，抓過無數的稻子，煉得像一塊鋼板。把無數顆稻粒攥在手心的母親，內心無限充盈。這稻粒，藏着農人的期望。待到把所有的稻子顆粒歸倉，一間房裏的稻香便會在家的一間房子裏蕩漾。父母親每天沉浸在稻子香噴噴的味道裏，臉上的笑和內心的歡樂像花兒一般盛開。

無數個時日，記憶淘洗、過濾。一些記憶變得生疏，唯有那滿屋的稻香，依然在舌尖繚繞，揮不去、飄不走。



琴台客聚

沙葱和風滾草

伍呆呆

與來自內蒙古的朋友聊天，不自覺地就聊到我在多年前去過一次的內蒙古草原和沙漠。

去內蒙古的時候我尚在食素，當地朋友請客吃飯時，面對滿桌的牛羊肉和好客的主人專門給客人們準備的、被當地人認為最美味的「鑊板骨」時，我也只能「望骨興嘆」，桌上能吃的菜式除了米飯和麵食外，只有一道沙葱炒雞蛋。

那是我第一次吃沙葱，瞬間就為它的味道所驚艷。原本以為沙葱與小時候吃過的田間地頭隨處可見的小野蔥一樣，然而待到廚師將沙葱炒好端上桌，才發現它其實長得像一根根小韭菜芯，吃起來有點小蔥的味道，還有幾分韭菜香。後來才知道沙葱也叫做蒙古韭，因此蒙古人吃沙葱也像吃韭菜，除了用來炒雞蛋、炒肉絲、涼拌，也會將其晾曬做成菜乾用來滾湯，或用鹽醃製後變成開胃小食，也有切碎與羊肉一起做包子的。

或許因為去的時候正值深秋，我在內蒙古看到的並無《呼倫貝爾大草原》歌裏唱的美景，而是大片的荒漠，像我的內蒙古籍的師

姐蔣靜在她的詩集《一首詩的距離》中所寫的：「沙塵在我們的心底無從迴避……就像草原上那一道道傷口。」

蒙古韭的花兒在不久後就治癒了我在師姐的詩中感受到的傷口。只因夏季來臨，蒙古韭就會在荒漠上長出大片大片的碧綠，或是粉紅、粉紫色的的小碎花也隨之大大小小地開放，像一層夢幻的輕霧飄浮在綠葉之上，放眼望去，每一株花兒都像是一個陽光美麗的小姑娘，當真成了晉人陸機筆下的「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

我喜歡花草，亦自小「為食」，內蒙古的牛羊肉我不能吃，但是野草卻是入了我的眼和胃。除了沙葱，草原上的風滾草也讓我一吃鍾情。

數年前，我在深圳與閩蜜郭海燕一起寫動畫片劇本，海燕在劇本裏寫了風滾草，我雖未見過，但從此記住了那一團團滾滾的，可以隨風奔跑，到處落腳的可愛植物。後來到了內蒙古，看到了真正的風滾草，才愈發覺得它的可愛，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不但曾經給海燕的動畫片增添了色彩，對於「為食」

的吃貨來說，又是一道美味的菜餚。

沙葱同時具有蔥和韭菜的香味，風滾草就遜色多了，它和大多數的野菜一樣，味道是清苦的，但是在焯水涼拌之後，細長的小葉片變得絲滑柔軟，嚼起來會發出輕微的吱吱咯咯的聲音，吃別的菜是「色香味俱全」，吃風滾草還多了一種聲音，一面吃、一面聽，簡直像是在品味一個小小的童話。

據說風滾草在美國是一種侵略性植物，它們為了自己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和繁殖生存，到處滾動，又容易引發火災，又會造成交通堵塞，破壞性到了人人喊打的程度，根本談不上可愛。所幸在「萬物皆能食」的中國，風滾草能解饑、能飽腹，它的家族成員豬毛菜、掃帚菜等還被稱為「沙漠守護者」，以它們微小的力量在盡力醫治草原的傷口。

我在內蒙古停留的時間不長，短暫的小聚中師姐蔣靜替我起了一個美麗的蒙古名字：娜仁·其木格，意為太陽花。

這個令人感到溫暖和幸福的名字與沙葱和風滾草一樣，讓我對曾經看到的荒涼又充滿了希望。



翠袖乾坤

愛讀書的孩子

連盈慧

未滿兩歲的小孩，很少有耐心一頁一頁翻閱刊物，可是不久前談過兩次這年紀的小東西，開始接觸看不懂的刊物，就有這樣的好奇和耐心。第一次是歲半時的他，晨早醒來從熟睡中的媽媽身邊爬下床，自己一個人靜靜走出大廳，坐在大廳玩具椅上，傳神對着公公教過他認字的字牌；第二次是爸爸帶他遊商場時，指着發現櫥窗裏的女裝手提包，高興地說是「書包」，對文字那麼有興趣，很多老人家便說他有書緣。

前些日子剛滿兩周歲，他媽媽傳來照片，說已為他在幼兒園報名，告訴他要上學了。圖中揸上背囊書包的小東西，便笑到見牙不見眼。他媽媽還說他事前急於要上課，開心到連早餐那碗麵也吃得匆匆忙忙。

他爸媽說哥哥他這年紀時入學那天，父母放手留下他在學校回家時，他也跟同班的孩子一樣哭到老師們都亂了陣腳，可是小東西第一天便開開心心完全適應學校的環境。

孩子愛讀書，怎不是父母之福？小東西一定知道學校有朋友有遊戲之外，還有他喜歡的文字，文字在他小心靈裏已生根發芽了。

其實可能不少孩子也一樣，只是沒有像小東西那樣除了天生的悟性，還有個啟發他對文字發生興趣的良好環境。公公引導得力，無形給了他一把開啟智慧的鎖匙。要是急於望子成龍而揸苗助長的父母，不知調教好小兒的學習心理，頭一天就硬性強迫孩子認字，一旦孩子對文字恐懼的話，往後對學習感到枯燥無味而又失去家庭的諒解和在學校填鴨制度雙重壓力之下，就有可能演變成悲劇的角色。

打從幼年稚年一直到小學中學大學……能夠自我培養出從讀書獲取知識的高度享受，這樣的人生何其美滿？就算自己七分努力，得到學校家庭三分助力也好。小東西未來的美好前途，必然不負父母的祝福和期望。



上課了，小東西好開心。 作者供圖



欣有靈犀

《神曲》獻禮中意建交55周年

王欣

為慶祝中意建交55周年，全球首部改編自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詩人但丁同名詩作的音樂劇《神曲》，於9月4日至7日在香港上演，為觀眾帶來跨越7個世紀的視聽盛宴。6日晚，我帶著兩個孩子還有他們的同學，一行人一起去觀看演出。3個孩子當晚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演出後，向3位女主角獻花。

這次是《神曲》首次在香港上演，但早前在內地多個城市已經開啟巡迴，受到廣泛好評。意大利駐香港領事館總領事費文浩表示：「《神曲》在中國巡迴15個城市，舉辦50餘場演出，讓更多中國觀眾透過音樂和戲劇感受但丁作品中蘊含的人文精神。香港作為東西交匯的國際都會，一直在推動雙邊文化交流中發揮着重要作用。」

在今次音樂劇中飾演但丁一角的是意大利演員安東內洛·安焦里洛。隨着紅色幕簾的緩緩拉開，安東內洛在一幅巨大的3D透明帷幕後，隨着響亮的意大利語獨白和歌聲穿透帷幕，透過流動而交錯的光影，飄蕩在安靜的場館內，讓人聽得如癡如醉。

孩子們顯然不懂意大利語，演出期間，我多次擔心他們堅持不下去，而提議讓他們先出去玩一會兒，但他們都搖頭拒絕離開，表示

願意看下去。音樂劇融合搖滾、歌劇與古典樂，配合3D沉浸式投影與機械舞台，帶領觀眾展開從黑暗到光明的靈魂旅程。大人們目不轉睛，連這些小觀眾們也被演員豐富和具有張力的表演力所深深地打動，眼睛一眨都不眨。

3位女主角的表演也是精彩絕倫，她們一展靚麗的歌喉，聲音在場館內久久未散，扣人心弦。不同語言的音樂劇之所以能夠走向國際、不分文化和人種地流傳開來，是因為音樂是無國界的。《神曲》聯合製作人雷奧納多·格拉維納說：「《神曲》中的人文精神，與中國思想家們的智慧遙相呼應，展現出人類共同面對挑戰、追尋平衡與和諧未來的精神力量。」

值此中意建交55周年之際，《神曲》音樂劇不僅是意大利獻給中國觀眾的藝術禮物，更是中意共享的珍貴文化遺產。

演出結束時，3名小朋友手捧鮮花走向舞台獻給3位女主角。孩子們問，為何男主角但丁沒有花？在意大利的文化中，鮮花都是送給女士的，所以當晚的但丁並不會收到鮮花，孩子們聽到後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女演員們收到鮮花，帶著驚訝和欣喜的眼神把孩子們攬在懷裏，用中文向孩子們說：「謝謝！」